

◎楊宗翰

# 十問《觸覺生活》 筆訪「台灣藍波」黃荷生

黃荷生說：對於詩，

我曾經努力過、衝刺過，

但那畢竟是四十五年前的事了。

黃荷生，本名黃根福，一九三八年生於台北。政治大學新聞系畢業。曾為「現代派」同仁，主編過數期《現代詩》，十七歲就出版了第一本也是唯一一本詩集《觸覺生活》（一九五六年自費出版；一九九三年由現代詩季刊社重印）。曾以筆名「何草」在《大道》半月刊上發表散文「木屋書簡」系列。後與多位本省籍作家合力創辦「笠」詩社，然此時詩人早已折筆不再寫作。現自營暖流出版社，不涉詩與文學久矣。

問：自一九五六年出版了《觸覺生活》後兩年左右，十九歲的您就告別了現代詩，成了一則傳奇。您當年是為了完成當報業大王的夢才離開詩的創作？還是因為《觸覺生活》出版後，知音難尋而封筆？是什麼樣的因緣，讓您在封筆後還參與了「笠」詩社的創辦工作？

答：我當年之所以以非常奢侈的分數選擇政大新聞系（當年政大全校最高分，選擇政大是因為台大並無類似學系），本來是想畢業後能進入報社編副刊，以便文學創作與現實生活都能兼顧，沒想到竟被普立茲、赫斯特寫人的成功故事所迷惑而做起辦報當老闆的夢，逐漸忘了與詩的山盟海誓而離開文學創作。所以，並不是因為知音難尋而封筆。至於後來與趙天儀、林亨泰等人一起創辦《笠》詩刊，主要是因為當時本省詩人不多，也不受重視的緣故。

問：痲弦曾說您的作品「完全能夠排除名言和意義的層次，直達抽象世界的核心」，宛如「抽象派繪畫盟主康定斯基」，您對這些評語有何感想？當年的詩少年黃荷生，創作時是否曾受過現代畫家或畫作的啟發？

答：我所以和文學結緣，主要是因為我父親在當時經營了一家可以印書和雜誌的

印刷廠（當時很有名的《半月文藝》、《綠洲》都是我父親的福源印刷廠印的），有機會閱讀一些文藝作品而逐漸產生了興趣。其中，還有一本何鐵華所辦的繪畫雜誌（名稱已忘記），除了定期出版的雜誌外，好像也印過幾本有關美術理論的書籍。這些書刊我都很喜歡，而他們所介紹的就是現代畫家的作品和評論。

問：除了紀德，中學時期的您還喜歡哪一位作家？您曾言「我的道路應該是異於往昔的一切的」（《觸覺生活·後記》），四十五年後的您會如何看待西方作家與詩少年黃荷生間的關係或「影響」？

答：除了紀德，我也很喜歡里爾克的詩，但讀的只是當時看得到的少數翻譯作品而已。除了這二位，當時我最崇拜卻是台中農學院（現併入中興大學）的教授程兆熊先生，他的《憶鵝湖》我看了好幾遍。（當時香港有一本半月刊叫《人生》，



我也是每期都仔細閱讀，連續好幾年之久）至於四十五年後的我會如何看待西方作家與我之間的關係或影響，很慚愧，真是無從答起。因為，至少將近三十五至四十年之間，我已很少再閱讀文學書籍了。

問：數年前初讀您的詩後，我就一直以「台灣藍波」來稱呼您，不過您的創作生涯似乎比這位法國詩人還要短暫。不知您中學時期可曾讀過藍波(Arthur Rimbaud, 1854-1891)的詩？您當年是透過何種管道來閱讀、品味法國現代詩（譬如：英譯本、法詩中譯、二手介紹……）？

答：在我寫詩的時候，並沒有讀過藍波的作品。

問：您似乎花了相當大的力氣來寫組詩〈門的觸覺〉與〈未來和我〉。是否可以請您回憶一下，當初是在何種情境或氣氛下，觸發了您寫作這兩組詩的詩思？

答：在我寫作〈門的觸覺〉與〈未來和我〉時，我並不知道什麼是組詩，所以會(一)(二)(三)(四)或(一)(二)這樣寫，應該是詩思泉湧、欲罷不能的緣故。

問：每次我讀您的詩，總會在屢次出現的寡婦、尼姑、孕婦、裸婦這類意象上停駐良久。可不可以談談，您為何喜歡選擇以她們入詩？〈未來和我〉裡那位「弟弟」的存在令人相當動容，當初您又是怎麼「孕育」出他來的？

答：寡婦、尼姑、孕婦、裸婦這些意象所以會在我的詩裡經常出現，完全是當時所看到的現代畫的影響。（好像「東方畫會」也已出現了吧！）至於〈未來和我〉裡面的「弟弟」則從我的本體分離出來的

化身，可以有n個。

問：當年您毅然出版詩集《觸覺生活》時，一概不收錄那些之前已發表、受到肯定且「一點問題也沒有」的詩，現在會不會有點後悔？您迄今僅出版過這本「薄弱得使人同情的詩集」（《觸覺生活·後記》），有沒有考慮將當年已發表的散文創作結集出版（如刊於《大道》上的「木屋書簡」）？

答：沒有收錄《觸覺生活》之前的詩作應該是不會後悔的，因為那些作品對我來說只是技巧的鍛鍊和方向的探索而已。至於「木屋書簡」我記得寫了五十多篇，但結集出版也許有困難，因為我手上現在只找到到其中的三十多篇而已，而且也未必真有出版的價值。「木屋書簡」主要是用來賺稿費的（當時《大道》所付的稿費對一個中學生來說是很誘惑力的），因為寫詩根本賺不到稿費。「木屋書簡」主要是在《觸覺生活》出版之後才寫的，寫作時間與《觸覺生活》緊緊相連。其中，前面十八篇所提到的「白英兄」，指的是長白英，當時重要文藝月刊《野風》的作者，寫了很多散文，海軍軍官，我和他通訊有一段不太短的時間。不過，「木屋書簡」他一篇也沒有看過，因為在我寫作之前，他已在一次海難中不幸去世了。我和他從未見過面，所以用「木屋書簡」來紀念他。

問：與《觸覺生活》同時期出版的名詩集不少，譬如方思《夜》、覃子豪《向日葵》林亨泰《長的咽喉》、楊喚《風景》、余光中《藍色的羽毛》、洛夫《靈河》等等，您

對這些詩集有何評價？當年您曾是「現代派」的一員猛將，經過了這麼多年，您會如何看待所謂的「現代派詩人」？

答：您所提到的詩集之中，我比較喜歡的是方思的《夜》和林亨泰的《長的咽喉》。林亨泰的創作不多，都值得細細咀嚼，更令人敬重的是，他在理論方面的成就。方思是我崇拜的本國詩人，在《夜》之前還有一本《時間》，兩本我都一讀再讀，他後來的《豎琴與長笛》，我印象中好像沒有《時間》和《夜》那麼令我折服。現代詩有今日的輝煌成果，當然是「現代派」的功勞，它對「藍星」和「創世紀」都產生了莫大的影響。

問：您這幾年還有在讀詩嗎？對「後現代詩」、「網路詩」這些詩運詩潮有何看法？在中、青年一輩的創作者裡，有沒有您欣賞的詩人或詩作？您認為這本一九五六年出版的《觸覺生活》，對年輕一輩寫作者會產生何種意義或啟示？

答：很慚愧，三十五至四十五年來，我幾乎是不讀詩了（但朋友有新作時，我偶爾會看一看）。

問：最後一個問題，很簡單，但請您務必回答：如果我們現在要寫一部《台灣現代詩史》，黃荷生的部分由您執筆，您會寫些什麼？如何為自己定位？

答：對於詩，我曾經努力過、衝刺過，但那畢竟是四十五年前的事了。再怎麼說，我只是一個跑了幾十公尺、頂多幾百公尺就退場棄權的人。即使我的詩還值得一提，也不應該由我自己來吹噓吧！